

曾經 ?Ariel

瀛苑副刊

勉強撐開疲憊矇矓的雙眼，呆滯地望著捷運窗外，任由它們一幕一幕在眼前外速閃過，頓然驚覺，心中無限渴望，眷戀不已的桃花國度，彷彿窗外那些看不清，摸不著的景致，正一步步與我背道而馳，漸行漸遠。

終究，還是回這個不久前想急欲逃脫的囹圄。

依舊是閑靜悠然的觀音山橫躺於逕自由流的淡水河旁；人潮川流不息的老街；繁忙吵雜的英專路，似乎，我也該跟著他們般汲汲營營，庸庸忙忙，才不致於顯得格格不入，唐突奇特——儘管這並非我所願，但，倏忽間，熟稔的臉龐早已戴上在淡水使用的面具，繼續隨波逐流著另一個新學期的開始與結束……

就這樣，我又開始了在淡水寄居的流浪。時如寄居蟹般、潮來潮往，停停走走；時像觀光客般、竭盡所能、欣賞此地的驕傲風光，然而，渺小如我，就是無法任由自己瀟瀟灑灑的離去，心甘情願的佇留，於是，說服自己適應周遭的林林總總；欺騙自己接受這個不容改變的既成事實，卻也不曾忘記期待每次得來不易的短暫離開，畢竟、那才是我午夜夢迴，殷殷期盼的最深寄望，最初終點站。驀然發現，原來此時此刻的生活，正由一遍遍的成功越獄與不幸被捕所連接拼湊而成，片片段段，支離破碎，苟延殘喘，卻又如此痛徹深刻，無法釋懷。是否再堅持個三年就可以海闊天空，昂首闊步？抑或註定了我將揮之不去這個記憶的陰霾；人生中的黑暗時代？——就在不可預測的未來？

我猶豫、懷疑、更不肯妥協：如此火般熱情，花樣年華的青春歲月要在此虛擲消耗、損磨怠盡？然而，尋尋覓覓良久，朝朝暮暮盼望，似乎仍不見曾經足以力挽狂瀾的雄心壯志，豪情萬丈。我該像布偶傀儡般任命運之神擺佈？亦做個「永遠相信遠方，永遠相信夢想」的阿信？曾經，我可以站在更高的立足點，睥睨遠方萬物；鳥瞰千

山萬水，如今，卻仍不肯放下身段，惹得遍體鱗傷。

終究，日子還是得過，時間未曾停留，僅願在不滿外在環境，周遭萬物之餘，仍保有一顆透徹塵世喧囂之心；一份執著目標奮鬥的願。在擁有此方涓涓清澈的河流後，更夢想遨遊那方湛藍無際的大海；在抬頭仰望此片混濁黑暗的夜空後，也能佇足欣賞星光燦爛的浩瀚宇宙。

或許，唯有歷經山窮水盡後，才懂得珍惜柳暗花明的不易。

望向窗外，我不再只看到依山傍水的熟悉，更眺望見了出海口的遼闊——只要我站起來。

2010/09/27